

外邦人的宗徒聖保祿福傳之旅朝聖

李子忠

我已立你作為外邦人的光明，使你成為他們的救恩，直到地極。
(宗 13:47)

掃祿皈依基督後，視傳揚福音為己任，甚至認為「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格前 9:16)。掃祿在第一次出外傳教時，便改用「保祿」的名字(宗 13:9)，而且他更決意「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為的是總要救些人」(格前 9:22)。事實上，保祿既在一個不容小覷的(參看宗 21:39)希臘文化城市出生，擁有羅馬公民的身份(宗 22:27-28)，又接受過正統的猶太法利塞教育(宗 22:3；斐 3:5)，精通希伯來文、阿蘭文、希臘文，更可能諳拉丁文，實在是一位大都會和普世性人物，具有世界視野，是個理想的傳教士，他尤其以向外邦人傳福音為自己的重任(宗 13:46-48；18:6)。

借助羅馬和平(*Pax Romana*)和帝國境內完善的交通網絡，保祿走遍了大半個羅馬帝國，曾涉足的地方不下於一百萬平方公里，比整個中國還要遼闊，涉及的現代國家至少有七個(很可能也去了西班牙，參看羅 15:24,28)¹。帝國東方(敘利亞及巴勒斯坦)的羅馬大道，在保祿時代尚未完全開發，要到圖拉真(Trajan 98-117)時代才有完善的道路網，因此保祿傳教的地區，大部分在今日希臘和土耳其地區。用現代的交通工具重溫他的旅程，在他所到過的地方稍停下來作憑弔

¹ 以色列，敘利亞，土耳其，希臘，塞浦路斯，馬耳他，意大利(及西班牙)。

，至少也要花上兩、三個月才能完成，結果仍只是走馬看花一樣²。

保祿時代的陸路旅程

聖保祿在十數年間，作了三次傳教旅程，大約走了二萬公里，主要是經陸路穿越安納托利亞（Anatolia：基里基雅 Cilicia、迦拉達 Galatia、亞細亞 Asia）和希臘（Greece：馬其頓 Macedonia、阿哈雅 Achaia），走在沿古代路線所建的羅馬大路上，但他間中也走海路，但多是緊貼海岸而行³。

生於公元 46 年的希臘作家普盧塔克（Plutarch）這樣描述羅馬道路說：「道路直穿過田野，表層鋪以粗琢石，下層用堅硬的碎石承墊。沿途遇上溪谷或深溝，則予以填平或架設拱橋。…路段設有里程碑，列出由一地至另一地的里數，又列出相關旅程資料，以便旅客毋需馬夫也能騎馬往來。」⁴ 羅馬道路大致可分三類：1) 石子鋪築的堤道（*agger - causeway road*）；2) 為徒步、馱畜、騎馬或乘轎輿代步的公路（*iter - route*）；3) 穿州過省可容馬車行走的幹道（*via / strata - embanked road*）。正規的羅馬大道應有 4.8 米闊，可容馬車雙向行駛，兩旁設有排水道。沿路的里程碑通常以羅馬里（*milia passum: M.P.*，

2 本文作者於 1990 至 2001 年間，曾先後四次到訪保祿傳教的地方。由於許多地方並非旅遊觀光點，必需親自駕車前往訪尋，最長一次為期兩個月。作者從這些旅程及其他文獻記錄所得資料，自 2001 年起開始以連載方式，發表於思高聖經學會的《聖地》季刊「外邦人的宗徒聖保祿傳教之旅」，至今已寫了二十五期，計劃於 2009 年 6 月作結。作者尚未到訪之地是塞浦路斯和馬耳他。

3 參看 Fatih Comok, *Saint Paul In Anatolia and Cyprus*, Turizm Yayinlari - Istanbul, 1999, 19-25.

4 Plutarch, *Caius Gracchus*, 7.

意即千步)來顯示：一羅馬里約為 1.48 公里 (1mp = 1.48 km)。碑上除記錄里數外，有時也包括更詳細的資料，例如築路或修路者的名字，沿路可用的貯水井或要塞的數目，或道路使用規則等。這些精心設計和修築的道路，主要目的是以最快速度、在最平直的路上行軍，但間接促進了商貿的發展，因為軍隊和大路保障了旅程的安全⁵。

有關初世紀各地客棧的資料卻不大討好，據知這些客棧既骯髒又危險⁶。人們寧願盡量在別人家裡借宿。假如他們來到一個陌生城市，沒有相熟的人，多數會走到當地的宗教場所（例如：猶太人會到會堂去）或者走到市集廣場碰碰同業，向人介紹自己，希望獲得接待。同鄉、同宗教或同業的人，往往樂意款待旅客，這亦是聖經常推崇的愛德行爲（肋 25:23；約 31:32；弟前 5:10；希 13:2；若三 1:5）。聖保祿傳教的時代，一些位於安納托利亞和希臘的猶太會堂也附設旅館。然而保祿的宣講，既多次受到猶太人團體的反對，他應該不會期望得到同胞的熱情款待。宗徒大事錄提及聖保祿在朋友家中留宿，例如在斐里伯的里狄雅（宗 16:15），在格林多的阿桂拉和普黎史拉（宗 18:3，他們與保祿同業），在耶路撒冷的木納松（宗 21:16）等等。保祿曾自

5 一道初世紀用拉丁文和希臘文寫成的法令，規定迦拉達省的薩加拉索 (Sagalassus) 居民必須為各級官員提供的牲畜，並為有關服務指定官員應付的費用，以及有權要求這類服務 (*ministerium*) 的各級官員的優次，由此可見當時的羅馬總督如何小心確保其管轄地區的交通井然有序。(參看 Legatus Sextus Sotidius Strabo Libuscidianus, *SEG XXVI 1392* (AD 19); R. Cagnat et al., ed., *L'Année épigraphique*, Paris, 1976, 653; 亦請參看 G. H. R. Horsley, *New Documents Illustrating Early Christianity*, vol. 7, 1982-83, 82-83; Stephen Mitchell, "Requisitioned Transport in the Roman Empir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6 (1976), 106-131.)

6 按照偽經《若望大事錄》(*Acts of John*, 60-61)，聖若望從勞狄刻雅前往厄弗所時，他在投宿的客棧受到床蝨滋擾，於是下令床蝨暫時走到房外。翌日早上，這些昆蟲仍在房外等候他的准許，才敢返回原處。

獄中致書哥羅森的費肋孟，請他為自己準備居處（費 22）。

人們為不同目的而旅行：觀光、朝聖、醫病或經商。也有人為了宣揚信仰而周遊列國：舉例說，色辣丕斯（Serapis）的敬禮，由其發源地希臘被人傳至埃及後，披上埃及的色彩再次被傳回希臘來。怪不得雅典人會指著保祿說：「這個饒舌多言的人想說什麼？…看來他是個外國鬼神的宣傳者！」（宗 17:18）。聖保祿長途跋涉期間，正是羅馬帝國的繁榮時代，愈來愈多商人和旅客使用道路。馱畜（主要是驢子或騾子）、載滿貨物的牛車，以及各式各樣的車輛在路上往來，道路磨損的情況，顯示當時的交通非常繁忙。然而，除騎兵外，只有少數人騎馬，因為當時仍未發明馬鐙，馬鞍又非常簡陋，騎馬令人疲憊和不舒適。另一方面，在東方以驢馬代步的通常只會是男人，婦女很少會攀到驢馬背上（唯一的例外是西方畫家筆下的聖家逃往埃及）！

儘管可以馱畜或輜輿代步，大多數旅客都是徒步上路的。卡拉瓦喬（Caravaggio 1573-1610）筆下的「保祿皈依」（*Conversione di Saulo*）描寫保祿從馬背掉到地上，這經典的情景已在人們心中留下不減的印象，可是路加卻沒有提到掃祿是騎馬前去大馬士革的（宗 9:3-4），更何來從馬上掉下來！保祿傳教時大抵是徒步往來的，他每天步行約二十至三十公里，沿途投宿客棧或朋友家中，或者在好天氣的日子裡露宿戶外。

很少人會像慈善的撒瑪黎雅人比喻中，那位在到耶里哥路上遇劫的人般獨自上路的（路 10:29-37），更何況路上會有猛獸出沒。多數人都會在集散地等待，聯同到同一目的地的人一起出發，正如耶穌的父母在耶路撒冷朝聖完畢回納肋匝前，在離耶路撒冷「一天的路程」處等待出發一樣，他們此刻才發現耶穌不「在同行的人中間」（路 2:44）。

按當時的習慣，保祿可能穿著粗重的步鞋或涼鞋、寬邊帽或兜帽斗篷，把錢放在皮包裡，然後藏在腰帶內，或用繩子繫在頸上，他還手持棍杖，好能在石路上行走和驅趕野狗（比較瑪 10:10；谷 6:8；路 10:3）。他可能把行裝放在馱畜上，或由他的同伴拿著。

與保祿有關的人也屢次長途跋涉，如斐理伯首位領洗皈依基督的里狄雅，就多次從亞細亞的提雅提辣城（Thyatira），渡過愛琴海來到斐理伯，賣自製的貨品（宗 16:14）。又或者像原籍黑海的本都（Pontus），從事製作帳幕的阿桂拉和普黎史拉兩夫婦般，先遷往羅馬，再移居格林多（宗 18:2-3），後來又陪同保祿遷居厄弗所（宗 18-19）。保祿也打發自己的助手弟茂德和厄辣斯托由厄弗所到馬其頓去（宗 19:22）。他們走的都是陸路⁷。

保祿時代的海路旅程

保祿的大部分旅程都是徒步完成，但他也多次乘船來往愛琴海兩岸和敘利亞及猶太等地⁸，而且他也是經海路由凱撒勒雅被押解至羅馬受審，途中更充滿驚險刺激的情節（宗 27-28）。海路雖然比陸路快捷，但由於海盜依然在某些水域肆虐，加上不測的天氣，因而也較為危險。即使在夏季，在外海航行是難以預測的。在這時代仍未有定期客船，旅客必須親自去到港口，尋找駛往其目的地的商船⁹。乘客找到船載他

7 耶辣頗里（Hierapolis）商人宙克西斯（Titus Flavius Zeuxis）在墓碑上留下了自己的旅程記錄，他曾經七十二次前赴意大利，即使從今日的標準來看仍屬罕有。（參看 Judeich in Humann et al., *Altertümer von Hierapolis = Jahrbuch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ErgH 4 (1898), 51.）

8 參看宗 13:4,13；14:25-26；16:11；17:14-15；18:18-22；20:3-6,13-17,38；21:1-8.

9 安提約基雅演說家利巴留（Libanius 314-394）曾說：「在君士坦丁堡，我走到大海港，到處詢問人有沒有船駛往雅典。」

前往目的地後，便要在附近等候好風向和徵兆，或許要等待數天至數週。同樣，保祿展開首次旅程前往塞浦路斯島，也要在色婁基雅（Seleucia）等候。被押解至羅馬途中，也要在旁非里雅（Pamphilia）的米辣（Myra）找一艘到意大利去的船（宗 27:5-6）。這艘船在默里塔（Melita，即馬耳他）擱淺後，又要另找一艘到意大利去的船（宗 28:11）。僞經《斐理伯大事錄》也告訴我們，宗徒在凱撒勒雅港找到駛往迦太基（Carthage）的船，該艘船為等待適合的風向，已在那裡「二十天」了¹⁰。

初世紀地中海的水手，承襲腓尼基人的航海經驗，對當地的風向和水流有深厚的認識。晴天的日子，船長跟著北極星或海岸地標作定向。但為了減低在外海航行的危險，他們航行時盡量離岸不太遠，時常保持在視線之內——這習慣一直維持到十六世紀。除了冬季因風暴和大霧影響海岸和星辰的視程外，一般而言，地中海是適合航行的。古人把地中海的航期分成四個階段：3月11日至5月14日為不利航期；5月15日至9月15日為最佳航期；9月16日至11月10日為不利航期；11月11日至3月10日為停航期¹¹。

聖保祿結束第二次旅程，從格林多返回耶路撒冷的時候，可能由於不利航行期逼近，因而縮短了他在厄弗所停留的日子（宗 18:20）。冬季的天氣和暴風雨對航海是十分危險的，保祿被押往羅馬受審時，就遇到這種情況，那是因為「百夫長寧信從舵手和船主，不聽保祿所說的話。又因為這港口不適於過冬，大多數人便提議由這裡開船，或者能到腓尼斯去過冬…那時，南風徐徐吹來…可是，過了不久，有一

¹⁰ 參看 *Acts of Philip* (Syriac version).

¹¹ 參看 Hesiod, *Opera et Dies*, 663-68; Vegetius, *De Re Militari*, 4.39.

種稱為『東北風』的颶風，向島上衝來。船被颶風捲去，不能順風而行，我們只好任風颺流」（宗 27:11-15）。最後，船颺浮至默里達島，在淺灘上擱淺。遇到類似情況，舵手唯一能夠做的事情，就只有在海港避風，等候好天氣（宗 28:11）。

至於沿岸航行的小船，每晚都要駛入海港。保祿以囚徒身份前赴羅馬時所登上的那艘船，「要開往亞細亞沿岸一帶地方去」，離開凱撒勒雅後，就在漆冬靠了岸（宗 27:2-3）。這些船沒有固定時間表，當船長決定他的生意已做成，風向又適合航海的話，就會派一名船員到街上和港口的酒館宣佈，他很快便會起錨離開。到了晚上，除非船已抵達港口，否則要在可避風的淺海灘拋下錨，或索性把船拉到灘上。

走陸路通常可以選擇自己願意一起前往的人，但走海路就不然，這些船從一個港口駛往另一個，匯集各式各樣的乘客（商人、被放逐者、妓女、司祭等）或貨物（腓尼基的木材，塞浦路斯的銅和酒，洛多和撒摩的陶罐，科斯的石磨等）。

當時還未有救生艇的設備，遇到海難又沒有舵手，就沒有生存的機會。聖保祿是個經驗豐富的旅行者，曾先後翻船三次（格後 11:25），當然知道這一點。在他前赴羅馬途中，他乘搭的船在默里達島海面颺浮，水手企圖用小艇逃離求生，他遂叫來百夫長和士兵，告訴他們，除非這些水手留在船上，否則他們不能獲救（宗 27:30-31）¹²。

保祿三次出外傳教經歷了十數年，歷盡滄桑，誠如他自己說的：「論

12 路加在宗 27-28 給我們提供了很豐富的航海資料，對船隻的描述，乘客在船上的生活情況，船員的習慣，在岸邊測水深的做法，風向和水流對航道的影響等，都有很專業的描述。

勞碌，我更多；論監禁，更頻繁；論拷打，過了量；冒死亡，是常事。…遭翻船三次；在深海裡度過了一日一夜；又多次行路，遭遇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由同族來的危險、由外邦人來的危險、城中的危險、曠野裡的危險、海洋上的危險、假弟兄中的危險；勞碌辛苦，屢不得眠；忍飢受渴，屢不得食；忍受寒冷，赤身裸體；除了其餘的事以外，還有我每日的繁務，對眾教會的掛慮。」（格後11:23-28）保祿的話實在沒有言過其甚。

保祿福傳之旅朝聖

適逢教宗本篤十六世欽定 2008 年 6 月 28 日至 2009 年 6 月 29 日為「聖保祿年」，以紀念外邦人大宗徒的誕辰二千週年。估計各地會舉行不同的慶祝活動，包括對保祿書信及精神的深化，及到與聖保祿出生、皈化、傳教有關的地方朝聖，尤其是到羅馬——他殉道及埋葬的地方。到保祿傳教的地方朝聖，不但可以體驗宗徒的福傳熱忱和艱辛，更可激勵信友推行福傳。然而組織這些朝聖活動，應顧及的問題也不少。

首先，這些地方的幅圓甚廣，當中土耳其的保祿旅程朝聖地最多：安提約基雅（Antioch：安塔基亞 Antakya）、塔爾索（Tarsus 塔爾蘇斯）、依科尼雍（Iconium：科尼亞 Konya）、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Antioch of Pisidia：亞爾瓦奇 Yalvaç）、阿塔肋雅（Attalia：安塔利亞 Antalya）、培爾革（Perge）、耶辣頗里（希耶拉波利斯 Hierapolis，鄰近棉花堡 Pamukkale）、勞狄刻雅（Laodicea：埃斯基希薩爾 Eski Hisar）、米肋托（Miletus：巴拉特 Balat）、厄弗所（Ephesus：以弗斯 Efes）、特洛阿（Troas：特魯瓦 Truva）。尚有一些較偏僻且未經發掘的地點，如呂斯特辣（Lystra：哈頓薩拉伊 Hatunsaray）、德爾貝（Derbe：克提海尤

克 Kerti Höyük)、哥羅森 (Colossae: 霍納茨 Honaz)¹³。

希臘的保祿旅程朝聖地包括：乃阿頗里 (Neapolis: 卡瓦拉 Kavala)、斐理伯 (Philippi)、得撒洛尼 (Thessalonica: 塞薩洛尼基 Thessaloniki)、貝洛雅 (Beroea: 韋里亞 Veria)、雅典 (Athens: Athinai)、格林多 (Corinth: 科林斯 Korinthos)。另有幾個較少人到的廢墟，如安非頗里 (Amphipolis)、阿頗羅尼雅 (Apollonia)、耕格勒 (Cenchreae)¹⁴。

此外，敘利亞的大馬士革 (Damascus: Dimashq)；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凱撒勒雅 (Caesarea Maritima)；塞浦路斯的撒拉米 (Salamis: 法馬古斯塔 Famagusta)、帕佛 (Paphos)；馬耳他 (Malta)；意大利的息辣谷撒 (Syracuse: 錫拉庫薩 Siracusa)、羅馬 (Rome: Roma) 等，也是保祿旅程的朝聖地。

13 朝聖者多次會趁機會到若望默示錄的七教會去朝聖：厄弗所 (Ephesus/以弗斯 Efes)、斯米納 (Smyrna/伊茲密爾 Izmir)、培爾加摩 (Pergamum/貝爾加馬 Bergama)、提雅提辣 (Thyatira/阿克希薩爾 Akhisar)、撒爾德 (Sardis/薩爾特 Sart)、非拉德非雅 (Philadelphia/阿拉謝希爾 Alaşehir) 和勞狄刻雅 (Laodicea/埃斯基希薩爾 Eski Hisar)，及屬希臘的海島帕特摩 (Patmos/帕特莫斯)。也有順路到卡帕多細亞 (Cappadocia) 的格雷梅 (Göreme) 憑弔洞穴教堂，或到安季辣 (Ancyra/安卡拉 Ankara, 土耳其首都) 及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伊斯坦布爾 Istanbul)。沿途可參觀教會舉行最初七次大公會議的城市：加采東 (Chalcedon/卡狄柯伊 Kadiköy, 451 年)、尼西亞 (Nicea/伊茲尼克 Iznik, 325 及 787 年)(君士坦丁堡, 381、553 及 680-1 年、厄弗所 431 年)。

14 大部分朝聖者也會順路參觀邁泰奧拉 (Meteora) 的修道院群、德爾非 (Delphi)、聖路加 (Ossios Loukas) 修道院，或到一些著名海島，如錫拉 (Thira/Santorini)、帕特摩 (Patmos/帕特莫斯)、撒摩 (Samos/薩摩斯)、洛多 (Rhodos/羅得)、萊斯沃斯 (Lesvos)、克里特 (Crete/Kriti) 等。

這範圍覆蓋了七個現代國家，各有不同的政治經濟實況，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

1. 政治與經濟：保祿涉足的地方，在今日的政治地圖上，至少多達七個獨立主權國。以色列自 1967 年「六日戰爭」及 1973 年的「贖罪節戰爭」中奪取了屬敘利亞的戈蘭高地以來，兩國一直處於戰爭狀態，沒有任何外交關係，更遑論穿越兩國邊界去朝聖。按照許多學者意見，掃祿「去見大司祭，求他發文書給大馬士革各會堂，凡他搜出的這道門的人，不拘男女，都綁起來，解送到耶路撒冷」(宗 9:1-2)，他所經的路就在這裡。若望保祿二世於 2001 年到聖地朝聖時，也曾於 5 月 7 日到了這邊境上被以色列炮火摧毀的小鎮庫奈特拉 (Quneitra) 的一座東正教堂廢墟祈禱。今日從以色列到敘利亞，必須經過第三國，通常是現與以色列有邦交的約旦，但旅遊證件上卻不能有以色列出入境蓋印！

至於塞浦路斯島，自 1960 年英國結束殖民統治以來，島上的希臘裔和土耳其裔居民時有衝突。土耳其更於 1974 年藉詞保衛土裔居民，以武力佔領了北塞，使保祿曾傳教的撒拉米與帕佛處於南北兩分隔地區內。由於北塞不為國際承認，所以不能於一次旅程中到訪兩地，必須先離塞島後再經第三國重新進入，才可到訪兩地。2004 年 5 月，塞島加入歐盟，南北塞居民一起都成了歐盟成員國的公民，但北塞在多方面卻仍未享有完全權利。塞島的統一談判仍在揣摩進行中¹⁵。

與這政治實況相關的是這些國家的經濟，七個國家中：意大利、

¹⁵ 至於有意把聖保祿旅程朝聖結合聖若望默示錄七教會朝聖者，則可由土耳其的庫沙達瑟 (Kuşadası) 乘渡輪至希屬的帕特摩島。

希臘、馬耳他和塞浦路斯為歐盟成員國，採用歐盟經濟體系及使用歐元 (Euro: € 1=USD 1.47) 貨幣。土耳其使用土耳其里拉 (Turkish New Lira: TRY 1=USD 0.83725)，敘利亞使用敘利亞鎊 (Syrian Pound: SYP 1=USD 0.01994)，以色列使用新謝克爾 (New Israeli Shekel: NIS 1=USD 0.27817)。

2. 宗教及文化：保祿傳教的大部分地方位於今天的土耳其和希臘，這兩國的宗教及文化背景對基督信徒、尤其天主教朝聖者帶來特殊的問題。一般天主教朝聖者都希望在朝聖地參與彌撒聖祭或舉行一些熱心敬禮、讀經及祈禱，但這並非時常可能的事。

土耳其政府一直無意大力發展基督徒朝聖旅遊，只刻意推廣與希臘文化有關的旅遊點，如厄弗所、阿佛洛狄西亞等。土耳其七千一百萬人口中，大部分為遜尼派回教徒，總理埃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承諾保障國內宗教自由，這也是土耳其尋求加入歐盟的先決條件之一。但針對基督徒的攻擊亦時有發生，而且基督徒並未享有完全的國民權利。天主教會正尋求政府承認他們的法定地位，包括產業權和社團權益，要求政府重開一些已遭關閉或改為博物館的教堂，以便信友進行宗教活動。未獲政府批准而在教堂遺址上公開舉行宗教儀式，在土耳其是違法的，雖然政府有時佯作不知，容許基督徒這樣做。土耳其現有基督徒十四萬，是全國人口的 0.2%，當中天主教徒約三

千，東正教徒約十萬七千¹⁶。

希臘憲法以一篇聖三頌作開首語，並指定希臘東正教為全國的「主要」信仰。這規定令東正教會在現代希臘共和國中有特殊的地位和角色，深深影響全國一千一百萬國民的生活，他們當中 96% 是希臘東正教徒。很多人提出修改這樣的憲法，尤其自 1981 年希臘加入歐盟後，可是自 1975 年至今的兩次修憲中，這規定仍沒有改變。直至現在，雖然天主教會承認東正教的聖事有效，兩教仍不能共領聖事（亦即未有完全的共融），共用崇拜場所也未有所聞。羅馬天主教會在希臘只屬少數，只有十二萬八千，佔全國人口的 1.16%，大部分在雅典（100,000）、得撒洛尼（4,000）、及愛琴海和伊奧尼亞海的海島上（26,000）¹⁷。希臘的兩教關係一向較為脆弱，有時甚至是緊張。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 2001 年 5 月 4 日到訪希臘時，曾到東正教大主教的府邸拜會希臘東正教的大主教基斯多道洛（Christodoulos），並為「天主教會的子女，在行動和過失上，對東正教兄弟姊妹所犯下的罪行」，向天主請求寬恕。

16 天主教徒共 32,910，當中包括羅馬拉丁禮（21,000）、加色丁禮（6,000）、敘利亞禮（2,200）、亞美尼亞禮（3,670）和拜占庭禮（40）。其餘基督徒多屬敘利亞東正教（50,000）、亞美尼亞東正教（35,000）和希臘東正教（20,000），還有少數基督新教徒。天主教徒主要分佈於伊斯坦布爾（Istanbul）、伊茲密爾（Izmir；包括塞爾柱 Selçuk 的聖母故居）、科尼亞（Konya）、阿達納（Adana）、梅爾辛（Mersin）、塔爾索（Tarsus）、薩姆松（Samsun）、特拉布宗（Trabzon）、安塔基亞（Antakya）、伊斯肯德倫（Iskenderun）。

17 希臘的天主教徒共有 128,800 人，其中羅馬天主教 126,100 人；希臘天主教徒 2,300 人；亞美尼亞天主教 400 人。主要分佈於雅典（Athens: 100,000）、錫羅斯及米洛斯島（Syros & Milos: 6,800）；納克索斯、安德羅斯、蒂諾斯及米科諾斯島（Naxos, Andros, Tinos & Mykonos: 4,300）；得撒洛尼（Thessaloniki: 4300）；科孚、扎金索斯及凱法利尼亞島（Corfu, Zakynthos & Cefalonia: 4,000）；克里特島（Crete: 3,800）；洛多島（Rhodos: 1,800）；希俄斯島（Chios: 600）；聖托里尼（Santorini [Thira]: 500）。

馬耳他傳統上是個天主教國家，全國四十萬人口中，天主教徒約為三十七萬，佔全國人口的 92.5%。意大利的情況很相似，全國五千八百萬人口中，天主教徒約為五千七百萬，佔全國人口的 98.2%。意大利的梵蒂岡更是全球天主教的中心，教宗以羅馬主教及伯多祿繼承人身份，領導全球十一億三千五百萬天主教徒。羅馬瑪默提監獄（Mamertine Prison）相傳是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兩位宗徒曾被囚禁的監獄，而聖保祿是在尼祿皇（Nero AD54-68）統治期間，在羅馬市郊的撒耳威雅泉（Aguas Salvas）附近被斬首殉教的，相傳他的頭顱落地時在地上滾了三下，湧出了三道泉水，今稱該區為三泉（Tre Fontane）。他的遺體被葬於城外奧斯提雅路（Via Ostiensis）旁，即今日的聖保祿大殿（St. Paul Without the Walls）的位置（參看歐瑟比，《教會史》）。

聖保祿年

2007年6月28日，教宗本篤十六世隆重宣佈，普世教會將於2008年6月28日至2009年6月29日舉行聖保祿誕生二千年大慶典。「教會的行動若要令人信服和具有實效，」教宗在羅馬聖保祿大殿舉行晚禱時說，「她的成員就必須在任何情況下，隨時準備奮不顧身來表達對基督的忠貞。」教宗所指的是聖伯多祿和聖保祿兩位宗徒，他們雖然各有不同使命和神恩，但都在羅馬慷慨為主犧牲。

在場參禮的除來自各地的信友外，還有東正教君士坦丁堡大宗主教派來的代表團，他們每年到此參禮，以回應羅馬天主教會於每年聖安德肋瞻禮日派代表出席他們的慶典。在這機會上教宗指出，「兩教的互訪不僅是禮尚往來，而是表出彼此促成東西方教會合一的決心。」因此，這慶典還應具有合一的意義和特色。「在这一切活動中，尤應注意合一精神。這位外邦人的宗徒畢生致力向各民族傳揚福音喜訊，對促成所有基督徒的合一，不遺餘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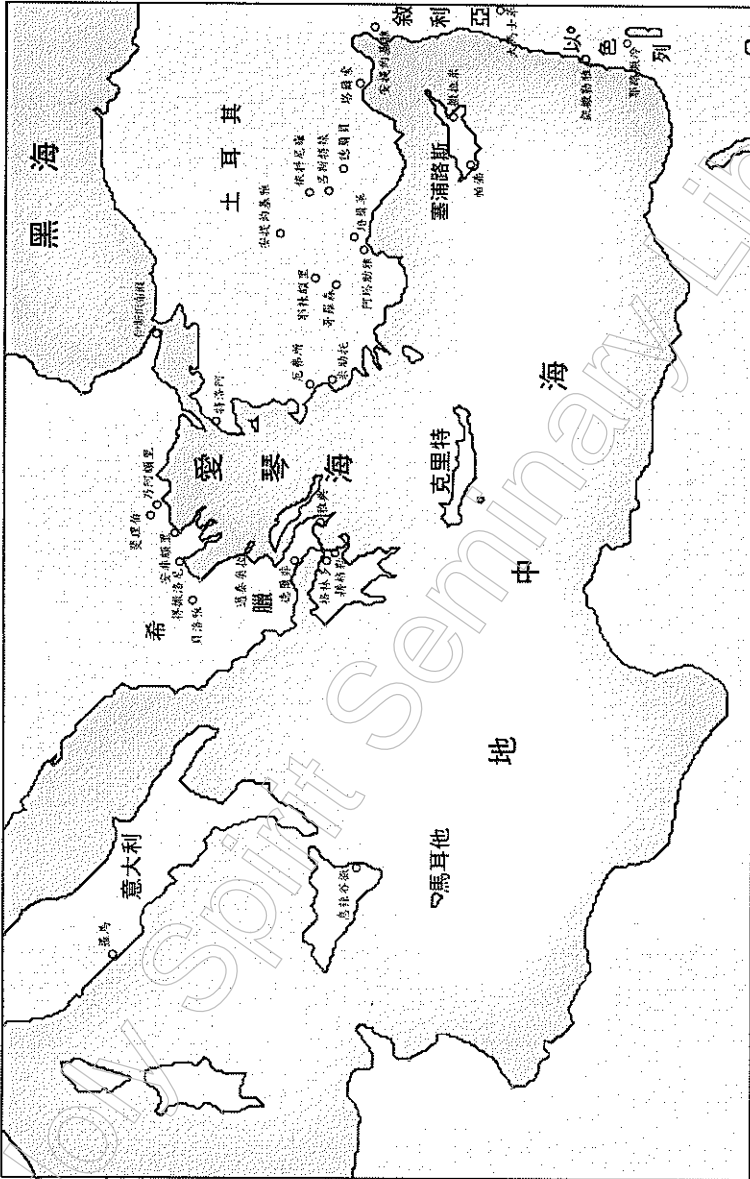
學者推斷保祿應出生於公元 7 至 10 年間，故教宗欽定在 2008 至 2009 年間舉行這慶典。期間在保存著聖保祿陵墓的羅馬聖保祿大殿，「將舉辦一連串的禮儀、文化和合一活動，以及推行各種牧靈和社會工作，全以聖保祿的精神作啓發。」「…要舉辦研究保祿著作的學術會議及出版有關的特刊，以協助大家更深入認識這些教導所蘊含的寶庫，這是基督所救贖的人類的真正遺產。」至於地方層面方面，在全球各地奉聖保祿為主保或靈感的教區、朝聖地、聖堂等…，也要舉辦類似的活動。

爲了配合和推廣聖保祿年慶典及朝聖活動，梵蒂岡推出一個特別網頁，提供保祿年的資料：

http://www.vatican.va/various/basiliche/san_paolo/index_en.html。這網頁尤其專注於羅馬聖保祿大殿的慶典和朝聖活動，但內容也包括豐富的聖保祿生平、著作、傳教、精神等資料。網頁以意、英、德、葡、法、西等六種語言編寫而成¹⁸。

我們走在聖保祿傳教旅程路上作朝聖的人，彷彿聽到偉大的宗徒對我們說：「你們該效法我，如我效法了基督一樣！」（格前 11:1）「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弟後 4:7）；現在是我們要完成這場接力賽的時候，因為「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格後 5:14）。

¹⁸ 該網頁於 2008 年 3 月 10 日推出了英、德、意、葡、法、西六種語言版。



聖保祿傳教旅程圖